

超越存在



洪迪诗集

洪 迪 著

作家出版社

超越存在



洪迪诗集

洪迪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存在：洪迪诗集/洪迪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7

ISBN 978 - 7 - 5063 - 6305 - 1

I. ①超… II. ①洪…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7709 号

超越存在：洪迪诗集

作 者：洪 迪

责任编辑：贺平 赵莹

装帧设计：思 陶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 × 230

印 张：23

版 次：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305 - 1

定 价：29.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蔚 蓝

洪迪

蔚蓝 蔚蓝是大海的全际
全际中消溶着风的温煦
涌动以鳞为羽的飞鸟
更深藏多枝桠的珊瑚夜明珠
于蚌贝的幽闭中默默圆润

潮音平缓若禅定之呼吸
蔚蓝是某种情感的色

一匹马散步于如茵芳草
随意嚼啮而前行
忘却来处 漫无目的
惟缓缓举蹄而轻下

蔚蓝是我此刻的心境

“永远激荡的创造性流动”

——《超越存在：洪迪诗集》序

王自亮

—

自1957年在《诗刊》上发表《祖母》等诗作以来，洪迪作为诗人的形象，并未在公众面前经常显露。他既没有出现在闪烁的镁光灯下，也从未开过什么“作品研讨会”或“新著发布会”，既不做公开演讲，也很少参加各种诗会。以至于90年代洪迪在《诗歌报》等刊物上连续发表诗论诗评时，不少人称他为“青年诗评家”，其时他已年届六旬。

即使略知洪迪的，也只是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诗歌批评家和诗学理论家，同时也写诗歌。由于他的诗歌为其思想和批评的光芒所遮掩，哪怕是很了解洪迪的人，固然对他的《大诗歌理念和创造诗美学》心悦诚服，却较少对他的诗歌创作生发持久而浓厚的兴趣。

更多的人在追问：洪迪是谁？是批评家还是诗人？是思想者还是实践家？是“隐匿者”还是“人世者”？本来，这些不应该成为什么问题的，却需要我们在这里饶舌一番。这似乎很荒谬。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请教媒体和文学界：认识一位真正杰出的诗人，究竟需要多少时间？要见证和接受一个“思者”深入宽广之“思”，需要依傍什么样的路径，付出多大的时间代价才能实现？

洪迪诗歌创作生涯长达五十年。虽然他自称“时断时续”，“不成气象”和“作品很少”，以他这两百多首诗歌的分量，却堪称是汉语诗歌的骄傲。洪迪诗歌早已达到了中国诗坛精神标杆的高度，他的重要诗篇放到一流诗人方阵一点也不逊色，他的代表作《超越存在》和

长诗《长江》更是空前之作，但中国诗坛对洪迪仍然关注太少。人们对洪迪的茫然无知，诗坛对洪迪有意无意的冷落，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和时代因素。

即令低调地予以评价，洪迪诗歌也为百年中国新诗史奉献了一片并不显赫却独一无二的诗美天地。就这部《洪迪诗集》来说，若能静心品读，恐怕其中任何一首，都能给人以诗美享受和精神启迪，且有韵味永长、绕梁三周之感。在解读洪迪诗歌的过程中，我们会惊喜地发现，他的诗歌风格深沉而幽微，同时拥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与强烈的现实感，兼具宏大叙事的铺陈与玄奥奇妙的诗思运行。这些貌似对立的诗美建构方式和语言现象，在洪迪身上如此契合并高度融汇、浑然一体，形成极为独特的诗歌魅力。

洪迪 1932 年生于浙江临海，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其父为著名篆刻家。幼年时深得中国文化之熏陶，除了白话文和“格物致知”之新知，爱好新文学，大量阅读五四以来的作品，也浸淫于先秦典籍和诗词曲赋，对文史哲的研习很早就真正达到广阔、博洽和雅驯的地步，但更多的是得益于其了不起的“自学”。洪迪自 1949 年高中毕业起就投入“新民主主义”运动（不管后来是多么曲折和峰回路转），见证并亲历了这六十多年的中国历史进程。50 年代初，年纪很轻的洪迪就做了科研院所和农业专科学校领导，在“文革”期间经历了非人折磨，几乎在红卫兵的棍棒下殒命。正是他那善良而勇敢的发妻吴玉蓉，连夜冒死将他救出，日夜兼程，用手拉车、担架、小船等将奄奄一息的他从黄岩秘密转移到温州乡间。

这是洪迪人生的转折点。正是“文革”期间的遭遇，洪迪才真正开始了反思和求索：对人、生活和社会，生与死，历史与现实，意识、存在和美。恰恰是混乱年代的幽微之光，使洪迪看到了普遍的光明和成片的希望，而人世间的光怪陆离、各种人物的粉墨登场，特别是“被打翻在地才真正看清人的面目”的感觉，使洪迪对现实和历史有了透彻的观察和理解。在温州偏僻乡间养伤的日子里，洪迪面对的是没有书、没有灯亮、没有交往，阒然无声的世界，反而对社会和历史获得了洞若观火的新视力、新感知和新境界。因而对文学和诗歌的本质，形象、语言和美的要素，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随之，人生的

根基和思想的平台，也愈加贴近大地并获得全新的空间拓展。

1979 年对中国和洪迪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洪迪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先是担任浙江台州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主持工作副局长，直接参与了改革开放实践，经历了一系列大事件。这个时期，他的思想之敏锐、认识之透彻、行动之果敢，都非常令人钦佩。而后在台州师专（现台州学院）担任副校长，潜心教书育人并读书写作。经过一系列磨难和历练，他的目光之犀利、深刻和透彻，胸襟之博大、宽容和悲悯，情感之真切、仁爱和谦和，意识之独立、进取和融汇，都是人所共识的。对人的本质、人生“意义”或“无意义”的理解，也是在这段日子完成的。

洪迪真正进入诗歌创作的高峰期，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其时他已经进入知天命之年。这个时期对洪迪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时期。无论是个体经验、历史意识和审美眼光，都已十分宽广与成熟。诗人激情和理性的均衡，也都抵达了新的境地。

二

有论者评说，洪迪长期以来从事行政工作和他青壮年时期所处的时代动荡，在相当程度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这不无道理。但我们必须看到，正是凭着自己的文化底蕴、人格力量和人生洗磨，洪迪对自己的政治抱负、所处的社会和时代，不断地予以超越，而最近三十多年中国社会“造山运动”在他内心所形成的碰撞，社会转型和变革所带来的一系列戏剧性变化，都成功地转化为他的精神资源和文学素材。

事实上，洪迪一直没有停止过思索和写作尝试，即使不写的时候，他也在头脑里“写”。也许那是更好的诗篇。时间和名声上的直接损失自然会有，但诗歌的感悟和思想之鹰的盘旋，还是留下了巨大的投影和地质纪年般的印记。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洪迪诗歌进入了创作高地。在我的记忆中，1980 年的舟山之行、1983 年的长江之旅和大半个中国的游历，特别是对 80 年代末期与 90 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变动和转折的思索，为他的诗歌创作奠定了更为深厚的基石，完成

了诗人从自在之境到达自为之境的转化。

洪迪诗歌的诗美主体建构，亦即诗人的价值系统确立和审美自觉的形成，在壮岁就已完成。此后要做的，就是人格完善和浩然之气的养成，以及语言和形式的上下求索。洪迪对语言和诗美创造的自觉、对以天地人合一思想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接受、对西方近代以来的理性启蒙和现代性的精准把握，特别是为“人”的观念之历史性重建作出的巨大努力，令人叹为观止。

在社会急剧变化而诗坛亦显躁动不安的时代，洪迪却显得格外沉稳和超然。自然，洪迪深知诗歌传播和阐释的重要性，更明白接受美学的基本要义，那就是“诗歌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但他并不在意自己的诗歌名声和当下的作品传播。这是洪迪的性情使然，也与他的诗学观念有关。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洪迪几乎处于归隐状态，除了少数友人和忘年之交外，罕与外界交往。洪迪与中国诗坛的关系，更多的是与同时代诗人的个人情谊，如冀汭、金津、田地、邵燕祥等人，而我们这一辈人（如楼奕林、伤水、潘灵剑和我）也跟他结成忘年之交。大多数时间，洪迪沉潜于内心与书斋，进行着各种思想碰撞和诗艺探索，与诗歌文本、历史和典籍对谈。总之，洪迪的社会交往是超功利的，对最近几十年诗坛五光十色的派系与党争，洪迪只是静观默察，在扶掖后进的同时，对诗歌运动和诗坛现状作出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

最近十年来，洪迪更是沉浸在哲学、诗学和先秦诸子的研究和探索之中。他清理了自己所以立足的文化地基，清算了诗歌、哲学和艺术之上的附加物，而对历史决定论的反思和重建人学的信念，一直支配着洪迪“诗与思”的过程。当然，随之而至也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包括历史意识和现实的冲突，自然、人性和社会的纠结。

洪迪诗歌之所以没有引起诗坛的足够重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是他的诗歌“本身”造成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美妙绝伦的音律不能用声音表述，自由的想象没有限制，洪迪的诗歌具有这样的特征。洪迪的诗歌，具备了一切大气和深沉的元素，而没有丝毫的哗众取宠之意，甚至初观之下，反而显得相当的“拙”（这

是从最高意义上说的)，而那种“内在的流畅”也会被人表面化地误认为“静止”，当然他的诗歌亦会惊人地率真，时露赤子之心。进入洪迪诗歌激荡的内核，有时就显得不那么轻而易举，需要静心和耐心。

洪迪诗歌有很多优雅和空灵的成分，有不少诗篇具备王维式的境界，能从橘花的形体和气味中嗅出静寂的投影和春天的核心（《静坐。在花季的橘林里》），从一条鱼儿尾鳍的摆动中读出自由意志和互换生命的意愿（《鱼》），但洪迪的诗歌绝非媚俗，绝不食古不化，他既不刻意牺牲“意义”来换取“美感”和“精致”，也没有让“意义”和“观念”在诗歌中直接发言。总体来看，东海的浩大和华北平原的旷阔、鱼的自由和鹰的搏击、草叶和树的精灵之舞蹈，是洪迪诗歌的基调。除了静观和禅意，杜工部式的忧思和太白式的襟怀，是最根本的。而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大诗”正因它的大气与深厚，反而被放弃解读的努力。洪迪诗歌中那些精微、辽阔而坚实的意象，虽也充满跃动的细节，却往往为一些希图读出身边熟悉事物之奥秘的读者所忽略，也为企求诗歌成为精神装饰品的人们所远离。

与昌耀相比，洪迪的语言更有弹性，更有张力，包含的历史内涵和现实场景更为巨大和新奇。最为关键的是，洪迪更为开阔。昌耀的诗歌的确具备了苍劲有力的西部传奇性和个体生命的悲剧性，对现时代和当下社会的刻画也很深入，时常有神来之笔，但洪迪建立在大海和广袤世界的诗歌意象平台，有着广阔无垠的现象世界和长时段历史的切入，而细部又有韵味和隽永之感。同样是“戏剧性”，昌耀以西部和生活层面做舞台，而洪迪却把舞台布置在海洋、大陆和历史深层里，并使它们“有了光”。

与此同时，昌耀诗歌中有由时代和西部意象带来的诸多“新鲜感”，而洪迪诗歌具有超越时间性。昌耀诗歌自然有深度，具备“野性”之力，而洪迪深入其里，旁枝逸出，更多地穿越社会性，超越时空，直抵生命和事物的内核。洪迪诗歌于人性喧嚣和内心孤独的深处，时时搅动情绪、情感和思想，更有汉画像砖和茂陵石刻的厚重和质朴。昌耀以刻画世事和身世见长，以个体生命的遭际、个人与时代的同调或冲突为触发点，而洪迪诗中所呈现的是海洋、河流和山川以

及社会生活全貌，甚至更为亘久的事物，深入宇宙和大自然本身的奥秘之中，以大我和大写的人来建构诗美创造主体。

当年爱默生推誉惠特曼的《草叶集》为“美国历来最伟大的充满智慧的著作”，可是一般读者的反应却相当淡漠，以致惠特曼只好亲自执笔写许多化名的评论去捧场自己的作品。自然洪迪不会这样做，可是洪迪诗歌的遭遇却引人深思。洪迪诗歌无疑是汉语诗歌上品，是精妙之作，是大诗歌，他的诗歌实践是对汉语诗歌的重要贡献，可是他的诗歌所激起的反响和回应，与洪迪诗歌本身的开阔、深沉和令人陶醉的韵味极不相称。

三

若谈论洪迪诗歌的源头，就得追溯到聂鲁达和惠特曼：广阔的精神气质和硕大的尘世形体，星空般的深邃和难以抗拒的语言魅力，不竭的创造力和包容博大的气度，复苏一个大陆命运和梦想的“自然力般的作用”。来自美洲大陆、与亚细亚的广袤与多样性相联系的一切，都从根本上作用于洪迪的诗歌创作。与洪迪长达三十年的交往中，这些伟大的美洲诗人与所有热情而绵延的事物一起，经常性地成为我们之间对话的背景，这些人和事物，确凿地成为我们心中的文学星斗与航标。

洪迪也曾多次向我提及博尔赫斯的简约、深沉和神奇，他那独特的诗歌“手艺”，他那纯粹而繁复的诗歌写作，自由组合宇宙元素、历史事件和尘世意象的无畏尝试，对死亡、孤独和迷宫的不倦描述，和他面对巨大名声淡然处之的生存姿态。确然，我在洪迪身上也看到了这样的气度和格局、这样的精神姿态。

除了自觉接受从但丁、弥尔顿到歌德、里尔克、圣琼·佩斯，从波德莱尔到洛尔迦、帕斯的西方伟大诗歌传统之外，从年轻时起，洪迪对中国先秦文化的浸淫和研究，就达到了须臾不离的地步，最近二十年来更是无以复加。先秦思想源泉和汉唐精神风骨，以及我们所以安身立命的大地上的一切，是洪迪诗歌的根基。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老庄”经常并称，但老庄并不是一回事。

总的来说，洪迪更多的是从宇宙论和时空观上接受和运用老子的思想资源，而从审美价值和生命姿态上似乎更为欣赏庄子。他殚精竭虑写就的《中国文化太极：老子与孔子》一书，是考察中国文化源头的一个重大贡献，而眼下他以八十高龄正孜孜不倦地修订他的《周易三读》和草拟一部哲学著作，《唐唐大唐》则是他继历史随笔《天马嘶云》之后的一部散文式断代史，足见他对盛唐气象的探究热情。

洪迪是把老子和孔子作为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中延续两千多年的最重要的“原型”来重新建构的，而对《周易》，他却不仅能够从认识论和实践理性的角度解构之，从宇宙论和生命哲学的维度解读之，更令人惊奇的是，洪迪能够站在诗歌的视角和维度，来诠释和解读易经，发前人之所未见，提出其中包藏着一部早于《诗经》的《周易哲理诗集》并予以辑译。从老庄孔易出发，超越存在与虚无，把易经、《红楼梦》和鲁迅读成一部诗歌（关于这一点，我们之间是高度一致的），这就是洪迪长期以来所做的工作，他的不竭的精神源泉。

我们还发现，洪迪诗歌与科学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一种联袂和比照，更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切入，一种心境交织和语境融合。对各种宇宙起源学说和天体物理学，洪迪向来抱有浓厚的兴趣，认为这是一门离哲学最近的学科。在洪迪的诗歌中，不仅经常出现从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霍金宇宙大爆炸理论中撷取的一些重要意象和识见，如“奇点”、如“宇宙之弦”和“黑洞”，而且确实将生命、宇宙和内心作出了同构异质的诠释。这在他的代表作《超越存在》中显露无遗，在他的其他类型诗歌中也时有体现。

这并非诗人在炫耀“科学知识”，也不仅是寻找艺术和科技的对应关系，而是一个具备广阔人文和自然科学素养的诗人知性和智慧的自然流露，更是生命、自然和时空的超现实“焊接”。我们注意到，古希腊先哲和剧作家对元素、以太、逻各斯和万物奥秘的探寻，同样出于一种精神需求、一种观念和情感的应和。

从根本上说，洪迪是思想者，也是本质意义上的诗人。对人生和政治层面的思索，对社会动力结构和底部力量的探寻，就最高意义而言，诗与思是紧密勾连的，甚至在某些特定时刻，是高度一体的。洪迪还认为，诗歌与政治也是贯穿的，当然这里指的是大政治，事关民

族、制度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政治”，与诗歌息息相关。正如博尔赫斯所言：“在这种情况下，依我看，哲学和诗歌就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因为两者关心的是同一种困惑。”（《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西川译，作家出版社）

就其哲思运行和思想深度而论，就其诗思的超迈、开阔和深沉等特质而论，洪迪足以列入智者和思想勇士的行列，洪迪更是“根部诗人”而非“枝叶诗人”（恕我杜撰这两个名词，但再也找不到更为恰切的词了）。在诗美建构中追求一种大美，天问式的诘难与江河般的言语涌动，也有在空气中和溪流旁难以捕捉的思绪和感觉之片段，时刻行走在沉默之言和爆破之词的边缘，运用诗歌的“大用”而非雕虫小技，建构诗美创造的人格主体，并逐渐臻于圆熟饱满之境，是五十年来洪迪诗歌创作的逻辑发展和完美呈现。

四

在洪迪这部诗歌全编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短诗和稍长的诗，如《大海》、《小尼姑》、《鱼》、《树的几种存在方式》、《深入透明》、《倾听》、《长城》、《树的走动》、《祖母》、《夸克与美洲豹》等，都非常出色，体现了一种力与美的交织，其中以《超越存在》最值得注意（稍后我还要作出自己的诠释）；而组诗《两个巴勃罗》、《海之诗》、《冬日西湖漫步》、《翔飞的天空》、《无敌的春天》、《石质的大汉魂》等，组成了一个厚重而灵动的诗歌方阵，具备了大诗歌的核心要素和精神构件，这些组诗以《拓荒》更为秀出。请看——

蔚蓝 蔚蓝是大海의 无际
无际中消溶着风的温煦
隐动以鳞为羽的飞鸟
更深藏多枝桠的珊瑚夜明珠
于蚌贝的幽闭中默默圆润

潮音平缓若禅定之呼吸
蔚蓝是某种情感的颜色

一匹马散步于如茵芳草
随意嚼啮而前行
忘却来处 漫无目的
惟缓缓举蹄而轻下

蔚蓝是我此刻的心境

——《蔚蓝》

每一根毛羽都是泠泠的风声
双翼一展天空便窄小了
浑身漆黑 焦聚大夜的精魄
比正午的太阳更加辉煌

鹰是一种渴望一种永恒的向往
鹰的脊背即为天堂

当它被怀想或瞩望
鹰便远了
远成焦灼的痛苦
痛苦的渺茫

而痛苦又是一种力量

——《鹰》

《蔚蓝》表面上是写一片海景，实为某种心境之投射，而且将情、景、意三者融为一体。“蔚蓝”，这种令人喜爱的颜色，因为与海的联系，成为某种深沉的情感之色，更为一个深邃、平和的世界所笼罩。事实上，这个世界是神秘的、具备内在激情的，它千变万化，流动开

放，有珊瑚、蚌贝和飞鸟，彼此穿越，但由于蓝色基调的统领，显得如此沉潜和宁静，而潮音就是海的呼吸，浩渺无涯的海，其呼吸也有如禅定，足见其一动一静，皆为天地大事。而诗歌的画面上接着出现了一匹马，随意嚼草，忘却来处和去向，“惟缓缓举蹄而轻下”——实乃神来之笔，使整首诗歌顿时有了勃勃生机。这时大海、马匹和心境高度谐和，动与静匹配，神秘与朗照皆宜。当我们轻轻诵读这首美到极致的诗歌时，得到的不仅是音韵之美、情致之美、意象之美，更是情景之美和内心幻化之美，而这种美的背后，也许是浩劫之后的宁静、变幻之后的复归。不管怎样，“蔚蓝”由此成为一种意识深处的颜色。

而《鹰》呈现了洪迪截然不同的另一面。显然，这是一只孤独、痛苦而具有搏击长空力量的鹰，它浑身漆黑是因为集聚了大夜的精魂，而每一根羽毛都是泠泠的风声，当它张翅的时候，天空便窄小了。鹰的精神，笼盖了历史性的原野和浩茫的天空。这是一只穿越时空的鹰。奇妙的是，“鹰的脊背即是天堂”，这就把鹰的眼界、胸襟和力量放大了，以至于给人以天堂的感觉。诗歌到此已经很圆满了，但洪迪诗歌的玄奥和精妙不止于此。笔锋一转，“当它被怀想或瞩望/鹰便远了”，这是想象力的飞扬和思想的内敛。怎么远了呢？“远成焦灼的痛苦/痛苦的渺茫”，一下子又聚焦了。飞行与搏击的痛苦，也是思想的痛苦，这是鹰的担当，更是人的担当、神祇的焦虑。最为奇崛的是，诗歌收笔于铁定的规律：“而痛苦又是一种力量。”这不是简单的结论，而是一种高度补偿，对历史、大地和苦难的补偿。在这里，痛苦的力量成为恩泽和源泉。

蓄谋已久

鳄鱼和巨蝎盟誓于零点的沉默

腥雾与瘴气在巫婆的瓦罐中非法同居

于是，一阵千年不遇的立海黑风

骤然飘起。自某个吞日的虞渊

——《树的几种存在方式》节选

孤傲的苍鹰。展翅驻止天顶
认定。太阳是自己光明的身影
而黑色，是最猛炽的焚烧足以
使三百里阿房宫化作灰尘

——《长城》节选

双目微翕
眸子里依稀锁住
八千只闪光的青鸟
扑翅欲飞

双唇轻露笑的静谧
若有若无素莲的清韵徐徐散逸
世间的一切
悄然隐去
只留下这永远的嫣然一瞬
漾春水于天地
袈裟的一道道波纹
亦宽垂平流层之宁静
超脱烦恼的变幻风云

——《卢舍那大佛》节选

从上面引述的诗歌及其片段就可以看出，洪迪诗歌具备一种极为令人难忘的特质，那就是铺张和简约的互动，无穷韵味、精微音律和直抒胸臆的交织。你看，在《树的几种存在方式》中，鳄鱼和巨蝎，居然可以“盟誓于零点的沉默”，而“腥雾与瘴气”竟敢“在巫婆的瓦罐中非法同居”，风起自海上，而且是“立海黑风”，来自“吞日的虞渊”，雅驯变成了不测，通灵幻化为蓄谋，这是何等阴森、可怖和多变的气息，而对神秘惊怖事物又是何等精确的通感描述。

洪迪的隐喻多为“大隐喻”，具备抽象与具象结合的隐喻，在《长城》中，那只“孤傲的苍鹰”，“展翅驻止天顶”，太阳居然成为

“自己光明的身影”，“而黑色，是最猛炽的焚烧足以/使三百里阿房宫化作灰尘”，何等的猛烈、快意，可是这只是对“黑色”的内部呈现和开掘，黑色在这里成为焚烧的力量，而不仅是一种令人着迷的颜色（无色之色），这种黑色力量具体化为一种历史性的愤怒，还有永恒的惆怅，可以将阿房宫化为灰烬。鹰又是沉默的，因为孤傲。但沉默并非走向虚无的表征，恰恰相反，“沉默是更深沉而有力的唤起”（洪迪：《大诗歌理念和创造诗美学》，第77页）。

在《卢舍那大佛》里，语言的魔术式展示更是举重若轻，“双目微翕”当然指的是卢舍那大佛的定然之姿，一个“微”字尽得风流，而“眸子里依稀锁住/八千只闪光的青鸟/扑翅欲飞”就将卢舍那大佛的神态外化和幻化了。试想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佛”？眼睛穿透万物不说，竟然能有八千只闪光的青鸟，这是一个异样的世界、动感的世界，意象缤纷如青鸟闪光，而且扑翅欲飞，何等壮观玄奥！诗歌写出了佛的静与动、开与阖、张与弛，可以理解为人的意识、世界的意象、社会的元素，也可以破译为人与神的对话姿态，宇宙的奥义，而全诗逐渐显露的是，超越和超然于人间万象和内心诸般烦恼的澄明之境。

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洪迪将哲学、宗教、历史、神话和文学熔铸于一炉的创造精神，开阔自由的审美意识和注重诗美时空建构的诗学观念，也凸显了一位杰出诗人历经走向开放世界和社会急剧变化时期的求索勇气。作为一个探索者，洪迪在“他者”与自我、荒谬与拯救、孤独和狂欢、异化与扬弃之中，保持了必要的张力，显示了巨大的定力和警醒：

今夜 大地是个孤儿
在三千条闪光长鞭下瑟缩
哀嚎 大地上的一切
皆成斛觥待宰的绵羊

唯独这废墟上的半截颓墙
犹如大漠上冻不翻的战旗
屹然挺立 以深不可测的沉默